三才廣志

廣志卷之六十二

諸父 姪附

要語

伯父曰世父叔父曰季父曰中郎諸父之從者曰從父曰族父

詩代木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伯父叔父也

爾雅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為從祖祖母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父之從父昆弟為從祖父

釋名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為仲

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

叔父少也叔父之季曰弟季癸也甲

乙之次季在下也

馬援誡兄子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忍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范文正公與姪帖

三郎官人雖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紀綱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只與同官議莫與小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

若松季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宗祖頓寄書未言
及勤靜將息將息不具叔依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易知凡今之是者得仕其說而敬守之亦足以儉身而及物矣然公所自謂未嘗得營私者正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後為能充其名實而其所謂親僚友以銷壅蔽之萌明業防以杜交私之漸者引而伸之又非獨致一官之守者所宜之也饒官大夫陳君焯得公此帖克寘坐隅以自警看其盖三復焉而嘆其指之遠而不可窮也敬竊識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年月日新安朱熹書

司馬文正公與姪帖

叔五月二十二日到與八哥〻以下俱安八哥〻飲食起居甚健殊不似去年在鄉里時不用憂得光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此皆祖考餘慶家門㞕福然益忝竊誠為多幸然光素無才能加以衰老夕在沈散絶望顯榮一朝陞擢出入意未學朝之人态非識達思慮者何可勝數而獨以愚直之性處與其門如一黄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是以受命以來相懼而無許汝當識此意倍須謙恭惟謹仗若於人不得恃頼我声勢作不公不法撓優官方侵夋小民使為鄉人所厭苦則我我之禍皆起於汝輩如曹情中見帶累待書中貶隨州泊臨死也狙當具相受情我身若危

刑汝輩亦不如人也我待隷令縣榜街市曉先約束汝
輩所以曲相保全使不陷於刑法且莫怪也時熱宜
各自如將息叔振五道直以六月三日易之家人
以勿恤爲相愛老子謂慈故能勇司馬文王所
以訓約其家者皆屬嚴密凛乎其不可凛犯此慈
愛之至也玉山汪應辰書

事實

戒其兄子嚴敦

漢馬援在交阯還書戒其兄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寧死不忍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効季良不得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二子並譏議通俠客故援切戒之

求分財異居

薛包好學篤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盧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稱為賢

許荊許世父也世常报仇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荊家欲殺世荊時為會相郡祿從府休歸因出門辭劍長跪

曰前無狀相犯房皆在刑不嚴相救凡無早發一子為嗣忍令死其絕祀今願殺身代世塞咎雖死以往翻羈吏主忍家伏起請曰許掾郡中稱為賢吾何敢相使因遂委去

範為議郎

張範公義漢末之亂其子陵及其弟承之子戢俱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前請二子賊以陵畀範謝曰諸君相畀而孚矣夫人情畀愛其子然吾憐戢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之以還範曹操聞而嘉之以範為義郎也

恩同己子

晉荀崧從弟旭早亡二息序廢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思同己子大尉臨淮公荀顗國廢欲以崧子襲封衆序孤微乃讓與序論者稱焉

回舟謝職

南宋王僧虔為武陵太守遣諸子姪以往兄子儉中途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忘尤之亂不宜忍之若兄子不救使當回舟謝職

朝廷義之

齊劉靈哲為齊郡太守前軍將軍兄子景煥為魏所獲父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在魏無容越當弟爵乃傾產贖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為遣使請之謂人送矣還襲懷珍封爵朝廷義之

士論稱之

後魏房亮太和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康稱遷州刺史吏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己子而請之以弟起為

戒爾學立身

宋范質為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眾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從是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古人籍遂蒢與戚籍舉世重游俠俗呼為異氣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足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唯恐墜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名勢難久居畢竟何足

特物感則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蹶躓

灼〻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〻澗畔松鬱〻含晚翠賦

命有疾徐青雲難致力寄與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姪通理書

歐陽修與姪通理書曰歐陽氏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効如有差使盡心向前至於臨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須不可思避事也書中言欲買磨砂未吾不闕此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爲戒也

體有四乳

范鎮兄鎡卒與隴城無子鎮聞其有遺腹之子在外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於然已而果然遂以歸名曰伯常

與姪同居

元未類姪彥昉等以自祖宗未分財異居五十餘年至是類謂弟擢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況彥昉孫猶如此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與姪同居

事實

說以

文種為吳相兄弟種說以曰欲云何々

已子兄子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寐若是可謂無私乎

伯姪分財

薛苞弟子求出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疾曰與我共事久其不能也田蘆取其荒頓曰吾少時所治意恋之器物取其朽敗曰我服食身口所安

失愛叔父

曹操小字阿瞞少遊無度叔父言之於嵩操患之遂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尚口叔父以告嵩々呼操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叔父故見罔耳後叔父所告嵩不復信操肆意

叔姪並遊

阮咸字仲容任達不向與叔籍為竹林之遊當世

阮貧

携子姪遊

謝安守安石於東山營墅樓館林木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集肴饌亦屢費百

庭階芝蘭

謝玄與從兄朗為叔父所安所器因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庭階耳

與姪督軍

謝安兄子玄有經國才略時苻堅數侵冦安奉玄為前鋒戰于肥水苻堅余衆棄甲宵遁聞声以為王師至

叔焚香囊

謝玄少時好佩紫羅香叔父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睹而焚之玄遂止

棄兒全姪

範携範子陵及弟子戩為山賊所得範且詣賊請二字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已相還思季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惜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志悉以範

姪千里騎

苻朗堅從兄子也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騎

鞠愛其姪

桓宣武溫夢桓南郡玄沖之姪十五歲始除桓騎與送故文武別沖因吾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桓車騎每日自己生日矣室成人當以此生送鞠愛過於所生

撫育孤姪

謝兗卿家門篤睦兄才卿卒子畢孤幼撫育甚厚及長皆義卿獎訓之力

伯父稱美

王日雲首與兄弟會集說子孫任其藏適留適度採琇為㕔凰伯父獨其美

臣叔不癡

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兄以姪之當請見床頭有周易濟言之因剖玄析理微妙有奇趣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世去叔送出門濟修從騎有一馬難無能騎者諸騎之田眾如素濟益嘆其難測既還渾問濟何見敢以湛謂之曰卿家痴叔也未濟曰臣叔殊不癡稱其實美也

乞封叔父

魏王量討安樂鄉侯上疏求分二百戶賜叔父子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恥聽之也

請封兄子

唐魏謨以定五禮嘗封一子縣請封賦兄悉帝欣然曰此可以勸卻即許之也

自乳兄子

呂文穆正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穎州推

官宰相才也帝訖其語遂至大用

奏兄子官 陳忠肅公瓘兄弟受伯氏早氏撫恤甚厚初奏郊恩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不滿之意

退之姪 退之詩云阿買不守識顔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或問山谷阿買是何人山谷云退之姪必有所據而云耳又有示姪相詩

謦子姪

穢我素風 晉謝安嘗詣陸納兄子叔齋作食供之納杖叔蔡某下精饌食罷納大怒杖四十曰不能光代叔父而乃穢我素風

給麻為錢繒 唐高宗嘗賜諸王錢五百以滕王蔣王詔下吉曰滕叔蔣兄不須賜但給麻為錢繒二王大慙

五家佳子弟 王義為從伯敦遵所器執嘗謂曰是汝五家佳子當不減阮主簿阮裕也有重名

含飯兩頰 郗鑒過永嘉亂窮鄉人共食之常攜兄子外甥就食鄉人不能兼贍乃獨往含飯於兩頰歸吐與二子

全姪棄兒 鄧攸永嘉亂走擔其兒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

分封二百戶 王基封安樂鄉院上疏求分封二百賜叔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詔時聽之

儀禮繼如母故孝子不敢殊也

顔氏家訓後母偏愛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惟婦人懷嫉妬之情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爲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仇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顔氏訓古人不再娶

古母賢父曰伯其孝子之以賢御孝子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娶此等足以爲誡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謹之哉

事實

舜事後母

舜父瞽叟盲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從出而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後母逐子　殷王中宗之子曰孝己事親一夜五起中宗用後妻言逐子

假蜂進讒　尹吉甫子伯奇事後母至孝母取蜂去毒繫於衣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使大呼曰伯奇牽衣吉甫見疑伯奇自死

蒸梨出妻

叱狗去妻　並見出妻門

子諫逐母　閔子騫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寒父止

不取後母　曾子出妻終身不取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非其免於非乎

織屨給子　事見母子門

伯叔母

要語

爾雅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

事實

事伯母孝 羊祐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

叔母撫育 宋謝瞻幼孤叔母撫育有恩同於己親

叔母流涕 晉任氏皇甫謐之叔母也謐年二十不好學嘗得瓜果輒進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人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教有數聞乎脩身篤學自得之於我何有因對流涕之謐乃感激勤力不怠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號玄先生

生母

要語

釋名妾所生以其所生之母曰生以正母曰嫡母

事實

不持所生服

蔡廷受所母已亡不為服父矣聞李定不服生母為臺所平乃己追服則知不獨成人之弟也是時有壽昌其所生母二歲舍去大刹無焉粒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亡壽昌之毀烏善人思人相去遐遠取余論君於黃而壽昌為鄂守與余往還甚熟為僕渠武識引者也

訪所生母

司農少卿宋壽昌方任撫孫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不逮治平其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為關中民妻壽昌即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即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為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慍恨

庶母

要語

儀禮喪服為庶母何以小功以慈己加也禮記

禮記喪服爲庶母何以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叁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事實

雖賤必貴

（姑布子卿見恤曰此貞將軍也簡子曰此母賤翟婢也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出史書）

屈節爲妾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顗父爲安東將軍求絡秀爲妾父兄不許秀曰門户殄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生顗及嵩顗嘗曰我屈節爲汝家妾詳見母子門）

嫡母不禮

裴秀母賤婢毋宣氏不之禮秀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宣氏使其母進飲於客見者皆起秀曰賤九如應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後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截髮供客 事見母子門

諸兄役母

崔道固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立募人長史以下並諸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食於客前道固驚起謂人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劳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底邪其母謂道固曰我則不足以相貴汝宜答拜諸客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兄

母即姑婢 阮孚之母即姑婢也

無外家 王符傳安定俗鄙庶孽子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隱居著書以幾當世得失有卻章顯其名故號賤夫論

一夜十起 第五倫或問倫曰有私乎曰余兄子嘗病一夜乃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又不寢

阿買 韓退之時阿買不識字頗知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盛或問黃魯直阿買是退之詞人魯直曰退之姪必有據也

仲容 副宗諸子姪早竟仲容賢仲矣乃阮咸字籍之直也

梁羅 蘇子由子遲适遠子瞻有詩云獨爲三子出古剎及謂詩爲誤付梁羅時時阿虎梁羅遲小字阿虎即虎兒小字也

磽 頭王

東坡賀子由生孫云明年四男子大壯泰臨伏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古甕殊相驚凡日爛入眼開磽磽峙頭王注李賀詩頭王磽磽眉剛桑杜郎主得直男子出世說

慈母保母

要語

禮記内則異為孺子室於宫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寛裕慈恵温良敬謹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皆君子室

事實

為慈母服

昔者魯昭王公少長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郤表有詩以聞曰古之慈母無服今君為之服是逆古典公不忍為之諫冠自昭公始也

乳毋

要語

事實

為乳母解分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紀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唇齒所爭再必望濟昔將去時且當屢雇地慎或言此或可萬一計耳乳母斷自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哺時恩耶帝雖村堆心忍亦深亦深 原丐悽然愍之即免罪朝晉公江西觀察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歆敍之寄求雇况嘗救况諸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某守禮法乳母先犯之况曰公幼母早起夜臥即要乳母今為伏伯乳母為田哉成宜示也公遽捨之

敍二乳母 見妬婦門

嘗事 又傳毋避字如淳曰王鳳上下妻弟以納後官以嘗字乳

王章言之生死金求為鳳洗前過也

兄弟

兄字解

兄字類

曰晜（音昆兄也）曰哥（稱兄曰）伯兄（長兄也）伯氏（稱兄）曰荒（青齊人稱兄曰曰大也）

弟字解

弟字類

曰弟（後生曰）曰棐蒲尾切湖江之間兄卒相謂之棐

要語

釋名兄荒也荒大也弟弟也相次弟而生也

詩角弓章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交相為瘉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湛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究是圖亶其然乎 貴里章

何人斯伯氏吹壎仲氏篪

杕杜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蘀兮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揚之水終鮮兄弟謂他人昆

陟岵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

斯干兄弟矣式相好矣毋相猶矣

蓼蕭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出母

要語

釋名母過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事實

不喪出母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為仍也妻者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書君陳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禮運兄弟睦家之肥也

王制兄弟齒鴈行

孝經敬其兄則弟悦又事兄弟故順可以移於

長

左傳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左襄兄弟天倫也

左傳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

照元年叔出季處

語兄弟怡怡

孟子告屋廬子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

殄則不得失則將殄之乎又云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

晏子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李華戰場文誰無兄弟乎如足

孟子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

荀卿曰為人兄慈愛而見友為人弟敬詘而不悖顏子推之曰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同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愛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以比兄弟則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張載曰

斯干詩言兄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矣

實事

謨蓋不怨

前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淪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朕琴朕弤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有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有富貴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親愛之而已

流言不誅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善于麗公之周公管蔡居處茅屋之內宜無被殺之酷也

文身遜弟

太伯弟仲雍昔周太王之子王季立之兄也季立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立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遜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立荊蠻義而歸之

兄弟相遜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國人欲立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去國人立其中子

有弟不協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公叔曰欲立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之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大叔出奔共公曰賢人有而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

貴介弟

伯州犁曰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四海兄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以勇諾聞 漢季心以勇諾季布以諾聞中

尺布以謡 漢文帝時淮南厲王長犯不軌徙於獨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田宅與弟 卜式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余田宅盡與弟式入山牧十余年羊到千余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復分與弟者數矣王尚為候循才身無所變也

四人共被 後漢姜肱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共之兄弟皆以賓行著

難兄難弟 陳紀元方子長文即郡陳弟季方子孝先即陳忠各論其父功慎爭之不決諮子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

翱為米山佐護王氏小居僧擢少有才藝名古海石詩人語法遺非不佳僧彌雖為兄也

兄不識弟

夏馥以声名為中宮所忌遂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馥乃自翦鬚変形為治家傭親貢煙炭形貌毀瘁弟靜於溫半市遇馥下識問其言乃覓而拜之

荀氏八龍

荀爽兄弟八人為州里目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荀靖字叔慈少有俊才靖弟爽亦以才显於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熟賢章曰慈名即叔內潤

叅虎貳龍

賈虎兄弟三人號賈氏三虎許劭兄虔亦知號為二龍

馬氏白眉

馬良兄弟五人並有高才名里彥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遇賊爭死

姜肱盜更相爭死遂両釋既至郡中終不言盜問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謝罪殆乎弟禮為賊為所得將食

之孝綽訪晚曰季友不如孝肥戚謂其意俱含之也

弟譽其兄

何充爲大將軍王敦錄事主簿敦兄含時爲江人日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由是忤敦左遷也

弟排其兄

許靖字文休汝南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馬磨自給

雙璧

陸倕與弟恭之並有詩名洛陽令見之僕以年老更覩雙璧

蜂腰

周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爲伯父捨所養弘正眼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劉弼似直善言理爲當世所宗自稱有才無貌弘直方雅氣調高於次晃或問三用致賢人曰若蜂腰矣

腰鼓

沈仲仕齊爲御史中丞與兄渫深名著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深淡並歷中丞兄弟三人並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

號龍虎狗

諸葛瑾與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號三名

龍駒鳳雛

陸雲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

龍狗當是風雅

封胡羯末

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郎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韶郎川皆卒

爲兄報仇

索靖子綝字巨秀才除郎中嘗報兄仇手殺三十七人時人莫不壯之

伯仁火攻

周顗被害王敦使人字伯仁處過人弟嵩飲酒瞋目而謂伯仁曰君亦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史舉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何奴火攻故出下策耳

因兄被誅

周顗被害王敦使人弔馬弟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爲天下無義人所殺何所弔敦甚銜之因事誅嵩嵩事佛行猶訓經

兄願代死

王衛之與獻之俱病衛人曰應終有生者代則死者生王衛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代行人曰凡代死者己有余君子弟俱盡阿可代獻之卒衛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曰調名嗚呼人琴俱亡因慟首余亦卒

少者佳

王獻之字子敬常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客問王氏優劣安曰少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

兄疾不去

晉庾袞咸寧中大疫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惟不畏病遂親自扶持夜不眠間撫柩哀臨不輟如是十余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袞亦無恙

如左右手

邵續諫成都王討長沙王人曰兄弟如左右手

戲知優劣

王曇首與兄弟會集小齋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采蠟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

及取求分

繆彤兄弟四人同才及各娶兄弟分異彤乃掩戶自撾柏曰
李聖人法涂何不能齊家諸父聞知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門

紫荊枯死

京兆人田真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荊華甚茂共議破為三荷明截之翌一夕樹即枯死真見之語諸弟曰本同株當分析便應悴況仁兄弟心如何因孔懷而可離是人不如樹木世兄弟相感而便名之

諭物爭財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之外更思分異十年遂表伍合

棠棣碑

賈敦順為洛州司馬人刻碑市傍弟敦實又為馬史人復為立碑其側號棠棣碑為號棠棣碑

桐木韓家

韓子章兄弟皆為宰相可居故有梧桐京司稱相木韓家
以白康公其家呼于華為三相公符國為五相公

兄弟麻

錢希伯為惟演從兄也惟演拜相希伯當封世稱弟拜相兄草弟麻自古惟有惟王主拜相問土草麻前代記之久矣

弟草兄制

韓子華自號州再入相相國在翰苑遂當制搢紳榮之元豐官制行曲阜之除天官南豐為西掖行詞元符末曾公拜相公曲阜以學士草制對更殿以更親嫌辭上云榮已檢見韓維故事乃批曰兄弟迭居詞禁兄行弟辭上云禁中已檢弟草兄制是曰以天寧前二日客院罷散齋延昔公伊廷曲阜居席面會徽宣召鎖院曾公拜崇耀又非韓公之比也

事兄如父

司馬溫公光與其兄伯康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毋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附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事貴而壽

韓康公絳兄弟天性友愛自忠憲公為兩府大臣至公兄弟同時為真相近輔者三人又皆眉壽公將帥許而兩弟時亦皆七十同于時老朝廷未時其為榮盛前古未有出行狀

卯君呼弟

蘇子由己卯生坡常號為卯君

二龍出守以下俱兄弟俱貴

梁簡文帝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曰丹杜昔平何三龍今出守

大馮小馮

馮立之兄野王相代為西河上郡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隨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二君

並居兩省

劉禕之為左史懿之時為事中兄弟無立兩省論者美之

同時榮達

陳堯叟堯佐俱拜平章堯咨以價臣使節度使同于貴星縣阿縣惟以進士官天下宋庠紋號二守出狀元門

同榜擢弟

法凳今年七十與兄越石同年進士李靖吁在中審國家共舉求本才何嫌雙舉遂俱進士擢弟

兩家兄弟同

溫大雅立愼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弟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省弟彥將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秘閣二

自相交承

京國李愬自鳳翔隴州節度代其兄愿為武寧軍節度使
兄弟交代徐岐兩鎮

同為幕官

西川杜景儉楊收節度判官弟嚴璞察判官兄弟同幕時
人榮之未幾同入為御史也

念從弟語

馬援南及交趾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
世但取衣食裁足致求贏余伯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下
潦下霧毒氣薰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語
何可得也

私弟以官

王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
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相謂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
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

三從同居

午敎則與三從昆弟居十余年貲產无異

三鳳

薛從與收兄弟元敬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

煮豆燃萁

魏文帝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應大法應声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不肯奪嫡

曹植以蓋代之才它人猶愛之況於父乎使其稍家智巧奪嫡猶反掌耳植衆無比人心深自歛退雖不俟等坐誅群不速直黄初之世數日有所前萬且責躬工表求有試兄不見察不敢廢恭頌之義卒以此自全可謂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讓真爲論也

終不怨兄

曹植贈白馬王彪云大丈夫至四海萬里猶此鄰恩愛苟不虧在遠親日分何必同衾幬然后展殷勤憂思成疾病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若辛禾云離别

乳母

要語

事實

爲乳母解分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紀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唇齒所爭再必望濟昔將去時且當屢雇地慎或言此或可萬一計耳乳母斷自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甫時思助帝雖材雄心忍亦深亦深愿乃悽然愍之即免罪朝晉公江西觀察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之審未雇況嘗救況請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其守禮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毋早起夜臥即要乳母今為侯伯乳毋爲誠宜殺也公遽捨之

殺二乳毋 見妬婦門

嘗字 又傳毋避字如𡨹曰王鳳上下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亂王章言之生死金未為鳳洗前過也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後妻之子目茲父亦愛之言於公曰請使目臣為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立臣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其目夷之上公不許強以請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曰而弟在不是其意也今弟在而兄在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曰若不來是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召目夷也

壽代伋死

衛公子壽者宣公之子太子伋之異母弟公子朔之同母同弟也其母與朔謀欲殺伋而立壽使人與壽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之不能止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又使之齊將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曰棄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無母不能止乃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竊伋旌見而殺之伋到痛壽代己之死泣悲載其還至竟而自殺之

季子之賢

吳季子札者王壽夢之子也壽夢四子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札其季也最於三兄皆知之於是壽夢薨遏以位讓季子季子不肯當遏謂諸弟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何可以與乃兄相納以兄繼立必致國於季子故遏死於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時使行於後夷昧之子遂立為吳王季子使事如故遏子光曰以吾父之義季子以繼嗣之法我適也當代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曰爾殺吾之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

也僧赤先吾又殺汝則是孝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鄢陵終身不入子

鄢陵孝子

縱平遊學

漢陳伯家貧與弟平同居平好讀書不事生產不耕力縱平使游

李車為人長大美色或謂平何食肥若是嫂疾之曰亦食糠覈耳

有叔如此不如吾有伯聞之

逐、無婦也

推財分異母諸弟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原稱父

歿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賊矜而放遣

王琳字巨尉汝南人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兄弟獨守塚廬

號泣不絕季死賊矜問放遣之

親自鞠養

劉紆楚孝王之後王弃廢為庶人早失母同產弟原自幼紆親

自鞠養哭泣嘔血數月卒

脩身以勸凡庶

鄭君任城人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于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終身為廢棄

恩養情加獨

楊季廣漢新都人孚母私以前母子情不相安孚年九歲恩令和親乃托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意恩情加篤

篤於骨肉

孔奮篤於骨肉弟奇在洛陽為諸生分祿俸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不食母所所食其美獻以遺寄

恭憐弟小

魯公扶風人恭憐弟小欲先就其名托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問西因留位司徒

凡請代弟

趙孝曹天下亂人相食凡弟禮為賊所得將烹之孝即謂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大驚持米糒米稾衆異之遂不害明帝聞其行召拜諫議大夫

班超為兄固請罪

班固以父彪前始未詳欲就其業而有人上書改作國史繫京兆盡取其家國弟超恐固為群所復不能自明乃上書得見其言固所著述意問群亦上其書明帝甚奇之召除蘭臺令史

爵讓與弟

李充家貧兄友同衣妻謂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問教充其婦遂令出婦啣泣向去

更為敦睦之行

劉凱當襲父爵讓與弟憲兆而逃封美帝其意加之凱之道不出其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於從政乎何有

同衣弟食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才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有爭鬭之言彤深懷忿嘆曰身謹學聖人之法叩頭謝罪

王覽友弟

晉王覽字玄通瑯琊人與兄弟相友愛甚獨母朱氏遇祥覽年數歲見祥被楚至於垂諸父母挾之乃曰昆病遂其少止兄祥俱又

吏亦起高共之朱忠之乃止詳疑其有毒爭而不與逵奪顧文祥祺覽輒先嘗未祺覽致斃死延证

兄弟

劉洛中山人縣差充征弟與私代之華軍逃歸州以落名捕斬兄弟爭命詳刑有疑慮囚者曰洛應征輒留與胄名逃役俱應極法但兄弟兢死義情可嘉宜持原之

奉兄如父

蔡廞考成人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而後行公禄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者皆就典者請馬無容別寄也

乞代弟命

吴放之元嘉末弟慰之為武定縣史隨王延起義太子遣軍主華欽詩之慰之見執將死放之乞代弟命皆見原

棘雁爭死

孫棘鼓城人事毋至孝以可見雁屬特深友愛時後軍期應爭死妻許氏又遥屬棘當門户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屬君鞅未有妻棘君已二児死復可嘆

特相友愛

崔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與弟光伯相持友愛遂請於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辞邑高祖嘉而許之光韶為忿然孔懐雍睦建之也

撫義誨甚至

裴修早喪父三弟二妹並幼弱脩撫養訓誨甚至弟务早世脩哭之慟行道不忍姪遇於己子田宅故推悉與之

如事嚴親

房景伯蔭享和同知吏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嘗寢疾弟景先疏入及侍湯藥先時不石解弟見者遠之景先亡景伯蔬食及期哀痛如親表加里謂曰有義有禮家兄弟餽獻之除清河太守之職

兄弟孝義慈厚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食雞鳴問起盡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公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鹿鳴篇語

鄴安祖少聰慧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曰鹿禽獸得食相呼問兄人乎自此之後未嘗獨食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州相訟安祖少礼義責讓之相爭謝罪

一慟問絕

北齊陸仰文宣天保初為吏部郎中遭母喪野卒成

疾頓伏壯林家人曰大兄病若此性至慈愛不可使知之不亦可使聞哭声惧致感動家一動問絕也棐之

固以讓兄

吳達之以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比達之有田拾畝貨以贖之同財共宅郡命主簿固以兄讓亦弟不受田

三賊有令兄

盧操事繼母張氏至孝張生三子猶虐之命操為三弟設席遣其子讀書命操策驢隨之致人踵門況真母操及弟哭拜問辭之盜以相謂曰不殺三賊有此令兄其于犯長者不義也相與拜操而去母設身不來

無犯義門

唐李知本事親篤志與其弟知隱子孫伯余至貨用僮僕盜賊過間不入相戒曰無犯五百子室皆賴以免

俱薦擢弟

張琇金少有志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起全鄉貢進士州司將薦琇金辭曰以順則起石長以才則琇金不知固請俱進李謝嘆曰貢士本得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也乃俱薦舉擢弟也

不欲離左右

岑文本棘陽人太宗時拜中書令任職久貴錫豈既邢王之文卿弟多過朕將之文本對曰臣少毋所重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手今雖出無此弟是無毋也泣下嗚咽

同心離居

張貫貞為并門長史政嚴肅甚為人吏所為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賞慰家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佑乃同心離居盡力報國無所恨立為忻州刺史

多其友弟

陸景融象先後毋弟也象先被苦景融陳不入則自

楚毋為損感入多其友弟出家錄

光進之義

李光進憲宗為振武節度使事親有至性居喪三年不歸寢弟光顏之娶母已亡相持泣乃如初

不見弟過

宋王但母弟從不可訓一日過本主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旦戒自外人毋酒流滿地光進命逆之日婦進事姑且常命長家事不可改

同 相持泣乃如何

如孝子事嚴父

范純仁智襄城縣伯兄父病心疾純仁侍湯藥飲食居處未服如孝子之事嚴父皆以兄病辭不赴

恣兄弟擇取

張存性孝友嘗為蜀郡得綺繒文錦以歸悉布之堂上恣兄弟擇取嘗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故恤宗屬嫁娶不使一人失所

居家孝友

彭汝礪居家孝友事寡嫂甚謹凡無子為立後官之

又官其弟汝方而及其子論者多之貧者分俸錢賙給

終歲同衾

予天賜以官文殿學士仕與弟天任友愛至篤天愛為

兵部尚書方來是貧時兄弟率更宜以出嘗終歲同

衾其從子晦出師全蜀亦嘗置義贍宗族以莊

受業如諸生

呂祖儉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

上會祖議卒剖法半年不止者為遠年祖儉必欲終喪

朝廷從之詔遠年者以一年為服自祖儉始

身任之遂就獄

范正平純仁之子蔡京當國言正平李儀之所述言二聖虛佇之意遂見正平儀之兄明同詣正平日時祖意勵我且我居不往凡弟俱將不免身任之遂就獄

鄉人大敬服

趙參有凡第二人服闋後同十二年凡嫂而告之曰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鄉人大驚服之

孝友天至

鄭德珪與弟德璋孝友天至夜則同衾被德璋被歆害五色也爾事我往不死乎即治行德璋道中兄弟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死在於于歆徹德璋

酥醍乳酪 穆贊兄弟皆矜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信有格為酪質美而多文為酥醍醐賞為乳腐

棠棣碑 賈敦頤為洛州司馬洛人為刻碑市傍弟敦實入為長使人接為立碑其側號棠棣碑出本傳

聯珠集 竇郡與兄弟庠公兄弟五人化為郎工詞章義聚五星然過為聯珠集行於出本傳

白眉 良馬兄弟五人並有方名鄉里彥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毫故云

三珠樹 唐王勃與兄勔勮背着才名故杜易簡稱三樹

三琴俱亡 王徽之與獻之俱病術人之曰應終而有人樂代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代術人曰君人與耳俱又何徵之卒徵之奔喪直取獻之琴鼓之久而不調曰子敬敬人琴俱亡因一慟而卒之

夾河為郡 漢杜周為廷使人久任事列三公兩子夾河為郡守

少言佳客

王子敬獻之與兄弟徽之操之俱詣謝安王兄多言語事獻之寒溫而已既而客問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

龍駒鳳雛 事見前

晉謝氏尤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某小子也韶朗皆早卒惟玄以功名終

自比王謝

崔湜與弟液澄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曰吾門人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

大山小山

梁何胤為中書令後去職居會稽若耶山云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出本傳

兩驥 劉正兄弟二人時號兩驥

兩鳳

北齊崔儦與兄仲文同日受拜號鳳連飛

雙珠 五祀與弟頲並美則天時人謂之雙珠

玉昆金友 南史琳子銓弟錫銓雅學不及銓錫文學不及錫而行孝齊焉時人以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矣

三世不分財 蔡邕與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

大秦君小秦君 唐初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納言皆名家景通與弟暐皆有名稱漢書号大秦君小秦君

小狀元

孫僅與兄何齊名有声場屋何淳化中魁名仕僅下第有詩曰前春再就天衢試應被人呼小狀元父舉中甲科王元之以詩贈曰病中何事急開顏憶得詩稱小狀元榜壁已懸龍虎榜錦標爭屬鶺鴒原

龍躍雲津

晉張華見褚陶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

三荊同株

古有兄弟三人意欲分異出見三荊同樹枝葉連陰嘆曰木有欣戚況我而殊異哉出田二子李傳

不娶終身

陽城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詎共處益疎我不忍弟長之亦不娶遂終身

姊妹

娣字解

姊字類

曰㴱音㴱姨也 曰嫂所交切也

妹字解從女生曰妹

妹字類

曰娟楚人以女曰娟

要語

爾惟男子謂女子生光爲姨後生爲妹

檀弓姑妹姨女子已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見禮記

事實

有姨之喪 孔子與門人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左

姨喪可除 子路有姨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不可踰也遂除之

賢弟留予 女嬃 女嬃屈原姊也楚人謂女曰嬃前漢有呂嬃袁山松云屈原有賢姊聞屈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鄉人冀見其姊歸故云女嬃廟中其砧石

姨抱聽讀 六經 晉之年五歲其姨閨情人讀書每抱達就聽之十歲乃誦

處姨未適 袁隗妻馬融女初成禮隗問之曰今處姨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

過姨留錢 范丹字史云後姨妹飯之以子大不留錢百文子使人追付不受 太原郡子來一介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子姊飯客留五十錢置席下而去出風俗通

嫁以醫幸

義縱少時與張珍翁俱攻剽為郡次縱子以醫幸王太后問子兄弟欲為官者乎子曰有弟無允太后乃告上拜縱為中郎

老姨無白

寡姨科姦

晉郗奕遷二維州刺史有寡子隨其之官子與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故省舉司大夫豈當以子求名遂而不問

輟饌餉姨

虞約為河南丘曾有寡姨有家虞常於公堂輟饌以餉其姨同官知而嘉歎出國語錄

迎姊不歸

郗嘉賓兄師弟安迎其子在家中不肯歸曰生縱不得郗郎同室死寧不同老也出世說

侍子恩薄

宋季於之薄於恩情而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為荊州刺史未曾供餼姪子孫子為設菜夫人庾氏之修之曰此食家尋食進之致饑

姊病進粥

李勣性友其姊病嘗自為粥而燎其須姊戒止答曰子多病而勣且老雖進粥尚幾何

貴妃二姊

楊貴妃有妹二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姊封

号國次夫封秦國歲給千貫以為胭粉之費

妹羌強聘 以下孫妹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之使強委禽焉

湼于其妹 南山利胥夷公也為武之行湼于其妹南山推、崔紉綏、

妹美無娣 魯莊公取于齊東宮得臣之妹美而無子

從妹宴飲 趙岐取馬從姪妹嘗至其家與從妹吳飲作樂日夕乃出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下士節三高士未嘗以羊裙帶其門岐曾詩周官二義不遒不佳造造之戚婦如此

妹書徵兄 曹壽妻曹大家班超之妹也超為都護在絕域年老思入玉關妹乃上書曰妾見超遠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不復識矣上徵還

膺妹妻瑾 李膺祖脩言瑾瑾好學頗有家以膺妻之

權妹妻備

蜀先主初見荆州孫權以妹妻之妹才見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余皆執大刀先主每入心常凛凛

有妹能文闕圖有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栖耳文弟救誅

庾希被諸將戮小弟王臺子婦宣武女弟也突入号汝曰庾王基常因人脚矩三才常復能作賦否宣武突曰婚故自息遂厚王臺

二妹才質

王凝之妻謝氏名道韞即姊遏之娣聰明才辯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顧氏有濟尼者于二家或曰之問達曰謝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也

見誣通妹

河南李淑卿為曹應舉孝廉同時應人書之使拜宣言叔卿通其寡妹同舉人語凡以國內相姦不合應孝廉叔卿杜門者首絕女妹惕被淫名逐到府門自殺叔卿亦自殺名也已無借也後三年霹靂害叔卿冢前

嫂叔

嫂字解 說文兄妻曰嫂也

嫂字類

曰丘嫂 長嫂也曰、也 曰弟婦 弟妻曰、也

叔字解 說文夫之弟也

叔字類

曰小郎 夫之弟也

要語

禮記儀禮嫂者尊嚴之稱

曲禮嫂叔不通問

雜記嫂叔之無服盖推而遠之也又云嫂不撫叔叔

不橅㛐

孟子㛐溺不援是豺狼也

溪書曰注西方謂亡壻為丘㛐丘空也兄獨有㛐也盛

云丘大也長㛐稱也顏史師古云記丘字作皆大也

韓愈祭嫂鄭夫人

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告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兄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惟嫂恩未亂一兄宦王官提携負任去洛去秦寒而衣饑而食疾疹水火無災乃身劬勞閔保此愚庸平方及紀荐乃凶兄羅讒口承命南遷窮荒海隅天閼百年萬里幼鄉孤在前相扶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舟旅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濆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比韓氏之門視予猶子

誨化淳爰秉京師年在拔人屢共於王名廼有文令

茲記頏非訓肙冈感傷懐歸殞涕薰心苟容躁進不

雇其躬禄仕而還以為家榮走乞假東西南北熱云

此乃睹靈有志弗及長負慇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

之行受命于兄兄曰尔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朞今其

敢忌天實臨之嗚呼哀日月有時歸合塋封中天永

辞絶而復蘇

事實

嫂不爲炊

蘇秦鷸鵠而歸妻不下機不爲炊及爲秦相佩六國印歸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請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嫂轑釜羹

漢高祖微時嘗與賓客避其立嫂食厭殺羊爲羹盡轑國已去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也及立獨不封其子太山上皇言高祖曰非敢忘爲其母不長封其子爲羹諸侯也

爲嫂所嫉

陳平與兄伯居伯居縱平遊學人或謂平何食而肥其嫂

嫉乎不視家產曰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問之遂棄其婦

婦人或說平居家時盜其嫂

不辨盜嫂

直不疑為郎朝廷毀不疑曰狀貌雖美善盜嫂不疑曰我無兄終不自明

奉嫂致恭 馬俊奉嫂不冠不廬

以小郎囑新婦

王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弟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大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撻之澄爭得脫

為小郎解圍

謝道韞為王凝之妻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

韞遣白獻之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各不能去

新婦配參軍

王渾妻鍾氏字琰生子濟渾嘗共琰住濟趨庭而過渾欣曰然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新婦得配參軍生子固不翅如此耳

嘉群從兄弟

謝道韞奕之女適王凝之甚不樂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乃有王郎

嫂撫幼叔

謝郎父據早卒郎總角時疾心體羸未堪勞於叔父

安前與涉河夫遒講論遂至相若嫂王氏再遣信令
還安留使竟王氏新婦少遭難艱一生所寄唯在此
耳兒因流涕携郎

見嫂與別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嫂之與之别或譏之籍曰禮豈
為我輩設耶

叔射殺牛
隋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常醉殺弘駕車牛弘
還責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其荅曰
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
顔色自若讀書不輟

娣姒

要語

爾雅長婦謂弟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今或云妯娌又云世疑娣姒之名皆兄妻呼弟婦

婦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姒公羊傳曰娣者何弟也是以其弟解娣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也

左傳成十一年穆姜謂声伯之母為姒昭公年叔向之長幼于文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鄭云同出謂俱家事一夫也是一夫者以己先生為姒後生為弟則知弟姒以己之年非夫之年也

禮紀内則介婦請于冢婦

事實

姒娣禮法

王渾妻鍾氏字琰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琰雖門高與郝氏相親重郝氏不以賤下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令禮法郝夫人之法

讓娣管鑰

李光進弟光顏光娶而妾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皆納管鑰於姒光進進命反之曰娣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舅姑

舅字觧 說文夫之父曰舅也

舅字類

曰公 婦人呼舅為

姑字觧 說文夫之母曰姑也

曰威 姑也 曰婆 婦人呼姑為婆 曰君姑 〻〻姑在曰 曰先姑 〻〻姑沒曰

曰少姑 夫之妾母曰少姑

要語

禮記内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

總衣紳

父母舅姑之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舉簟縣衾篋枕斂而襡之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飯食非餕莫之敢飲

食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

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

休之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無冢婦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耦於冢婦

廣川王傳尊章猶言尊姑也

曹大家女誡七章二章在女道門三章在夫婦門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婦得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矣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欲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之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矣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以曲從矣姑云不尒而是固宜從令姑云尒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

不可賞也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

事實

姑留其婦

鄒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以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姑召孟而謂之曰夫礼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入也將戶視必恐人過今子察於禮而責於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君子謂孟母知礼而明姑婦之道

自咎悟姑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文嘗有他舍鷄謬入垣姑盜殺食之妻對不食而泣姑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

姑公託諭癡聾

癡聾姑公宋庾仲文傳何尚之曰仲文嘗言不癡不聾不成

潛夜縣平為工部有告都督郇紹非毀朝廷為憒憒者文帝移將斬之平日諺云不癡不聾不成大家翁上乃赦紹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其乃父為天子我父嫌天子主恚入奏上曰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尚父居曖子朝堂大罪上曰不癡不聾不成大家阿翁小兒女閨閫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曖四十

舅姑雪父

顏氏云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為子娶婦恨其盜不足倚作舅姑之大吡䛐其性惡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人父母都成教父不孝己身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愛其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兒奪其算不得與為憐可況災結乎避之哉避之哉

廣志卷之六十五

終無嫁意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也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

肯餋吾老乎孝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

織紝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子少無而早寡也

將娶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養老母妾既諾之夫老母而不能

辛許人亦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俱而不敢嫁也遂

死養其姑八十余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奉祭祀淮陽太

守以聞之帝勅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閙操刀而出

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女羊子遠從師學妻常躬勤養姑遂有

紀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去盜釋汝刀從我可全不從

我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

即撫姑捕殺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節婦之門世傳也

盧冒刃姑側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强盜有犯妻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當盧冒白刃往立姑側為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群賊凶横何獨不懼答曰人所以異於鳥獸者其有仁義也吾雖不敢安敢忘義且比隣有急尚相赴救况在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毋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吾今見盧新婦之心矣

笄拜階下

唐夫人者中書侍郎崔遠之祖母也夫人事姑孝姑長孫夫人笄高齒唐夫人每旦櫛縱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

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寧康而一日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

脩婦道

宋荆國大長公主太宗女也真宗時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書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生日以舅姑禮謁之帝聞丞以燕衣寶帶器幣助其為壽信國長公主神宗女也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意是姑脩婦道潘故夫族夫當數十百人賓接皆盡禮無衣言至尚冲澹服玩不為紛華歳時簡嬉十年間惟一適西池而已

揮刀斷其耳

廖氏臨江貢士歐陽希文妻也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號白

廷芝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傅氏走山中爲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揹負以逃賊執廖欲汙之廖正色叱賊賊知不可屈揮刀斷其耳臂廖猶罵賊曰爾輩叛逆至此我即死爾輩亦不久屠戮以絶而仆鄉人義而葬之廖節婦墓

姑不能强

元霍氏二婦尹氏至元間尹氏夫耀卿殁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爲也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爲非汝獨何耻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强楊氏夫顕卿継殁霍姑欲其嫁即先曰姑曰妾聞嫁以猶兄弟也宜相好焉今尠言哉於是同處二十餘年以節孝聞也

斷髮自誓

聞氏紹興俞新妻也大德四年新殁聞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事也即斷髮自誓知其志篤乃不忍强姑父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涸穢不怠時漱口上瑩舐其兩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與工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号聞者惨惻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家貧傭織

趙李婦早寡事姑李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於姑自以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日一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

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覔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若莫大焉言畢風轉而西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刃自刎死

湯煇妻張氏處州兵亂其家財先以移出山岩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歸任樂膳且以與自隨既而賊至即命以與載其舅而已還賊賊以刃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生賊不刃殺張懼汙即奪其刃自刎而死年二十七歲烈孝節婦

刲臂血和湯

國朝韓太初妻劉氏事姑李氏甚謹太初故元時爲知印洪武七

年例廷和州第家以行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
至爪州復病亦如之比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給養食姑尤謹又二年
姑患風疾不能起時盛暑劉氏晝夜侍姑側驅蚊蛇姑體腐蛆生
席間又為盥蛆不復生及姑病篤盥劉氏恒與之訣劉氏號呼神明
封股肉和粥以進姑復蘇越月而卒劉氏殯舍側園中欲還合葬于舅墓哀號不能歸事聞
太祖皇帝遣中使賜劉氏一襲鈔貳拾定官為送其姑喪歸葬旌表其門復其家徭役

不忍去姑側

李大妻甄氏奉姑甚孝大與其弟異居一日姑往視其次子家甄氏隨行
不忍去姑力遣之還甫三日甄氏心悸舉身流汗意姑疾也亟往有之果有
以疾來告者甄氏沿道拜禱至姑側湯藥數日而愈後姑年九十以疾
終復葬甄氏廬墓三年日暮悲號不輟夫稱為婦詔表其門

外祖孫

要語

元集於傈為諸外翁栁文內第序外氏之世得存乎古史楊子入言白集當慶於派外孫蘚集累累外孫有携有嬰扶沐生滕嬉歡

爭

事實

述太史公書

楊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人云遷死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解外孫爭

東漢東宮緱至巨萬而加恩宗族外孫何氏兄弟爭財宏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

外祖見奇

荀勗依舅氏十余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大傅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梁鍾儀以為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曰此汝家乃元也

成此宅相

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世貴甥外家父母以魏時甥小布其意謂應之日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有外祖風　梁王筠清素好學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叔謂僕射張曰王郎非惟額頰袁公風韻都欲相似復曰袁公日人歎嚴公郛此人出於世亿一分不能輸以

從外祖學　蔣文幼從外祖家學得其書傳贊經說

外事鞠養　周吳無託養在外家惰皇甫績三歲而孤為外祖常孝寬所鞠養常與諸外兄博奕孝寬督以嚴績欽令左右自上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遂更

期以名位　楊於陵生子嗣復外祖鄭光撫其背曰名與位皆將其父此楊氏之慶也

外祖補官　司馬朴丞相光之兄孫也少長育於外祖范純仁紹聖初黨籍起余生中書論評得罪純仁亦坐放黨人貫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道以見時方七歲進拜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純仁遺恩補官

大將孟府君傳　陶淵明云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為此傳懼不華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外祖程公遺事　蘇子瞻云紹聖二年三月九日東坡惠州讀淵明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遺事以遺程氏亦庶幾淵明之心也此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白鶴峰齋書

外大父祀公遺事　[illegible]

[illegible]

送班孝廉序

班宗元吳吾常請王令及吳書嘉其立言統生明之前欲相國馬稍功在社稷在里人其門予進文章之府石吾常與之崖讀嚴氏出欲於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風流生平望人之書而超右于之外宜矣我近如平氏之論儒漢于嘉云寫于斜曰為我謝子之舅氏味玉詩至得無於容乎

舅甥

舅自解 說文母妹之子稱母之兄弟曰舅

舅自類

曰舅氏 舅曰、、 曰從舅 母之從父兄弟

甥自解 說文姊妹之子曰甥

甥自類

曰甥 稱謂曰：女之子曰、、 曰宅相 甥曰、、 曰出 姊妹之子曰、 從我所出也

要語

爾雅母之昆弟為舅母之從父昆弟為從舅

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書伐木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釋名姊妹之子曰甥出配他男兒生也

襄二十五年注姊妹之孫謂從孫甥

事實

毋黨 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女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注說言母多黨於子庶子鮮少懲母氏性不廣

晉自出 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注說系康公言外生甥也

彌甥 季康子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注說季康子名肥彌遠也康子

與舅同心 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璧于河

渭陽送舅 渭陽送舅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我送舅氏曰至渭

舅甥同宮 汲黯長孺司馬安是其姊子與黯為太子洗馬

衛木霍出 霍去病衛青姊子也

珠玉在側 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王濟字武子玠之舅也介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存側朗然照人

成此宅相 事見外祖孫門

以墅乞甥 謝安與姪謝玄賭墅顧謂甥羊曇曰以墅乞汝

家出石甥 劉洪字慶孫有甥字越石亦為尚書郎吏部郎來之甥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下齊慶孫曰石

祖舅見知 晉鎮西大將軍劉弘應詹之祖舅詹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當代老子於斯尚矣

酷似其舅 晉桓元聞表君起大謀曰劉牢之二世之雄男冠三軍州敵擴百萬何為討州半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為無成

思過子弟 南史丹陽徐洪之系為明威王長康所愛羨為曰甥思過于弟

舅所鍾愛 陳江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聰敏為舅吳平光侯蕭勸鍾愛謂曰爾神才

舅所期待 封倫年方十四盧思道曰是兒識器過人當自至卿相

送甥坐貶 王涯居鈞衡其甥皇甫湜從中送考覆之際不先言上坐貶

知可談兵 李靖字藥師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孫吳者非斯人尚誰

舅託幼女 錫元袞曰李元元為河陽節度使署元為牙將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不足婚卿者二女方幼以為託後元元為婿

不許官甥

張允勍左遷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允勍以息幼推與其甥裴表直允曰允勍龍有司去引允宅於階後責前之論不可許詔所遂舍于今

舅氏補官 周濟淡少孤養外家果補甲用舅氏龍圖學士鄭公何奏試將作監主簿

無對日下 陸果好學舅張融有高明果風韻舉止頻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風流峻望入有此甥 王忱造其舅范甯甯曰卿風流峻望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為外氏成宅相 魏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

與子同名 姚崇外甥任爽在昇少孤長於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爾無聞然矣惜哉宗而代孫命與其子同名冀無以別也

牙後慧 殷浩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外兄内弟

要語

爾雅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内兄弟也

禮記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

黄東如約

北山黄東指其内弟郎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兄弟皆葉出也葉氏兄弟猶吾從母之兄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係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兄生則孔列之吾服之父以為緦麻之服為古之緦麻非古之所謂緦麻也其戚同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假貸疾患必相周拯求其理宜已降世俗不利害父及一室之内同姓之中尚有爭競不相聞問者况於異居則疾之視乎吾戚兄弟散而居於城東西南者有距數十年而不相見者為邂逅相遇問起居外使欽視相勞苦而已漠然無情矣至於諸姒諸子則有終身而不識者焉吉凶禍患之來而能為之謀其左右者亦罕矣為子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也我吾晉紀為童子日外祖父母皆無恙歲冬之朔兄弟畢集相與攜手終日娛嬉語笑亦異恭相喚迎共去則留連不忍捨且爰久思之年其復來也豈非秉彝良心有不能自已者及其長也而後尚於習俗迎於利害而不相係此有識者之所當戒念

已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于天寧之寺因天寧去城南十里於吾三姓兄弟之往來道里適均人具肴蔬酒一壺飯一器果蔬蔬不拘其數合而飲食之古人燕賓請來與夫叙宴于天之具有則有之以供吾樂相告以孝弟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容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可試筆而對訣也世俗往下之辭則門未竟之酣則謔劇出諸其口晨而往戲星而歸於是親族子風教其不善歟子恭曰善哉孟聞之朝日而吉之手余曰吾二十年前來兄弟之情者二十有一人今其亡者六人未至者不可往作其屋存而長者不下四五人少者亦已娶婦抱子矣使此十五人者皆康寧皆壽考皆識與它道而能樂其為所會也誠有不可緩者吾欲什始以壬子之春如何子恭曰善哉敢受教遂述其言如此備以告諸兄弟俾書其名姓於左日加約束長也謹書曰黃東如約

事實

外家之實

常述父景駿元行冲景駿如子也爲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綵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實也出世說

爲内鼓琴晉既瞻千里讀書不在研而默識其要彈琴内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不可得而榮辱薦舉外弟大學博士同捨舉外弟徐檎曰形貌雖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避乃爲晉安王侍讀出劉璠梁興

内弟之喪宋中子有内弟之喪不飲酒食肉詳人非之

外兄歡異孫紹安閉門讀書數中萬言外兄虞世而歡異之

妻兄弟

要語

宋語錄今人以考舅稱妻之兄弟絕無所据輩但以兄弟稱之也

事實

過妻兄弟

劉穆之少貧好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我穆之猶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飢何忍須此妻氏有餱爲其兄弟以餉穆之穆之爲丹陽尹乃令廚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與送之

妻戒弟勿來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節司空愔中郎曇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屐見汝輩來平平耳汝可無煩復往也

責外姪不來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卻不復進夫人玄之妹遏

之姑為是塵俗經心天分有限

期待妻甥

何充廬江人王導妻姊之子王導早為顯官充嘗詣導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

傾陷妻族 柳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勣杖死

財產歸妻弟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給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矣其灌園稍自立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覺馴謹無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悉財產悉歸之其子自此厲操出厚德錄